

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中華書局出版

一九六一年二月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於保存和積累歷史資料，並推動撰寫資料工作的開展。所選的資料大都是撰寫者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由於每個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實可能不盡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的參考。

二、本選輯所選的資料，包括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歷史的各个方面，不拘體裁，只要有史料價值，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選錄、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附注

对《长城抗战概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

第二十三辑二三九页

附注

对《长城抗战概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

第二十三辑二三九页

目 录

长城抗战概述..... 黄紹竑 (1)

热河失陷前后

长城抗战前热河形势一瞥..... 趙 毅 (22)

万福麟在热河的潰敗..... 王理寰 (31)

湯玉麟放棄热河的实况..... 唐精武 (36)

日寇侵热期間热河紀行..... 王化一 (52)

日軍侵热和张学良下野..... 王卓然 (64)

长城抗战经过

冷口的失陷..... 石彥樞 (75)

二十九軍在喜峯口的抗战..... 何基澧 (79)

古北口抗战紀要..... 杜聿明 鄭洞国 覃异之 (86)

黃郛与塘沽协定..... 陶尚銘 (102)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軍..... 高樹勛 張允荣 鄧哲熙 (109)

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 曾扩情 (131)

CC 外围組織誠社始末..... 胡夢华 (147)

我是怎样被日寇逼出华北的..... 于学忠 (166)

长 城 抗 战 概 述

黃 紹 竑

一 长城抗战前的国内外形势

九一八事变后，蔣介石始終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他把中国共产党历次团结抗战的宣言封锁了，他认为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个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倒是可以忍耻妥协的，把中国共产党剿灭之后再行抗日。那时国内军阀由于宁粤的和谈合作表面上虽然是统一了，但有些地方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不论两广、四川、云南、山西都是由军阀统治着，本质上一点没有改变。

蔣介石政府的外交政策，唯一是向帝国主义者所利用的国际联盟呼吁，希望用国际联盟的力量，压迫日本，交还东北，把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国联的身上。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声称：“中国将其国家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的余地。”当时被蔣介石、张学良打倒避居山西汾阳的馮玉祥有电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这颇能代表当时社会上的呼声。但南京政府充耳不闻。

由于中国的呼吁，国联派出李頓調查团到东北調查。李頓調查团先到日本，“秉承”日本政府的意旨之后才到中国来。南京政府就好似救星一样殷勤諂媚地来欢迎它，希望它說中国的好話，主持公道。参加調查团的唯一的中國代表顧維鈞随調查团到东北后，日本关东軍就不让他与指定之外的任何中国人接触。不但他，就是中国名記者戈公振作某些訪問也被拘捕。据顧維鈞回来报告的时候說，有些重要的場合他都无法参加；他唯一見到的中国人是火車上旅館里的侍役。有一个侍役秘密地流着眼泪对他說：“我們不愿意做亡国奴，东北人民都不愿意做亡国奴。我們希望政府抗战，我們在里面尽力帮助政府。如果政府不抗战，我們自己也去参加义勇軍抗战。”顧并說义勇軍在东北各地声势很大，日本鬼子很害怕。

李頓調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了，它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但不承認滿洲国。蔣介石政府認為是可以接受的，但日本政府却还認為不滿意。因此日本南陆相声明称：国际盟約不能适用于有特殊情形之地方协定，决不能接受国联的決議的調停与裁判，否則日本退出国联亦在所不辞。果然日本不久就退出国联，繼續进行对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

当时东北义勇軍真是如火如荼，馬占山、馮占海、苏炳文、李杜、丁超等的大名几乎妇孺皆知。爱国人士既对蔣介石的抗战失望，就把希望寄託在义勇軍的身上。但蔣介石对于义勇軍非常冷淡，不但沒有絲毫物質上的支援，也沒有一些精神上的鼓励。蔣介石在一个义勇軍代表的报告里批示：“已据轉交部彙報編录增光史册矣。”他并下令禁止組織义勇軍，鎮压人民的爱国运动。义勇軍孤軍奋斗，經不起日軍的压迫，到了一九三二年的下半年，馬占山、

苏炳文、李杜各部都退入苏联境内，解除武装。馮占海等部则退入热河境内。剩下的义勇軍，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更艰巨、更深入、更持久的抗战。关东軍就趁此进兵热河、进攻长城。

二 蔣介石迫张学良下野

一九三三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完成建立滿洲国的侵略計劃，开始向热河进攻。一月六日，日本軍进攻山海关，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是为长城抗战的开始。

日軍进攻热河的計劃是：（一）由綏中沿北宁鐵道向山海关正面进攻；（二）由朝阳、凌源、平泉之綫进攻；（三）由开魯向赤峯进攻；（四）由林西向多倫进攻。（三）、（四）各路皆会师承德，然后再分兵进攻长城各口。

张学良既放弃了东三省，犹冀保留热河、河北，苟延殘喘，静候南京国民党中央同日本交涉。山海关的炮声响了，他知道再不抵抗，連热河、河北都保不住，就把駐在长城以内的东北軍开始进入热河布防。那时他名义上是北平軍事委员会分会（以下简称北平軍分会）的代理委員長（委員長仍是蔣介石），可以指揮华北各省軍隊。但华北軍隊如閻錫山集团、馮玉祥集团，在一九三〇年内战的时候，都是由于他帮助蔣介石而致失敗的，他怕閻、馮宿怨未消，不听指揮，不肯协助。单独东北軍抗战是无把握的，他唯一的办法还是求援于蔣介石。

蔣介石却想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引誘两广参加“剿共”的阴谋。这年一月二十一日，他叫我同訓練副监徐景唐赴广州，同陈济棠、李宗仁等商量，要两广出兵江西帮助“围剿”，他好抽調中央軍北上抗日。在此稍前的时候，陈济棠駐沪代表楊德昭曾經談过：

如果中央決心抗日，則廣東願意負江西“剿匪”的責任。蔣介石就抓住這個機會，使兩廣軍隊到江西參加“剿共”。不料陳濟棠揭破了他的陰謀，同時也暴露了陳自己的抗日的假面具。我和徐景唐到了廣州，陳召開軍事會議，所有兩廣的高級將領及高級黨政人員都參加。他們表面上不肯說不出兵，而是用要求軍費和要求械彈來拒絕。陳次日邀我單獨到他家裏談話，他說：“季寬，我們是十幾年共過患難的老朋友，我們要講真心話。老蔣要我出兵江西，系唔系（是不是）想利用共產黨把我們的軍隊鉗着，好抽出他的軍隊來搞我們呀？我想一定是的，他的抗戰是假的。你睇（看）系唔系囉？”我笑笑不答，也就是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他又說：“不但日軍占領北平，就是占領南京，我也不肯調兵到江西。”我回到南京把這種情形向蔣介石報告了。蔣就以此為借口，僅調尚未參加“剿共”的中央軍黃杰的第二師，關麟徵的第二十五師，劉戡的八十三師北上，敷衍張學良。其實未參加“剿共”的中央軍還多，如胡宗南的第一師，駐在河南閑着沒事。我當時在報上發表兩廣團結抗戰，都是一些鬼話。^①

二月下旬的某日，蔣介石召見了我，要我去當北平軍分會參謀團參謀長。我說：“我與漢卿（張學良）未曾見過面、處過事，而且軍事也非我長，恐怕將來要誤事。還請委座（指蔣）另行考慮吧。”其實我心里對參加抗戰是願意的，但我以內政部部長的地位去當張學良的參謀長，心里總有些不願意。蔣明白我的意思，他說：“北平軍分會仍然是我的名義，你就是我的參謀長；而且敬之（何應欽）同去，他以後要在那里主持，你不但要在軍事上幫幫敬

① 本輯第七輯《我與蔣介石和桂系的关系》文內，誤把到廣東去這段經過，寫在塘沽協定之後，應予更正。

之的忙，尤其在政治上要幫幫他。”我知道他已決心要張學良下野，由何應欽來代替；我和何應欽還合得來，就答應了。

接着財政部部長朱子文、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外交部部長羅文干、內政部部长黃紹竑、參謀部次長楊杰、軍政部廳長王倫、參謀部廳長熊斌、還有朱子文的朋友銀行家胡六（胡筠莊）的老婆胡六嫂，一行人浩浩蕩蕩專車北上。表面上看，好似南京國民黨中央很重視長城抗戰，全力支持張學良，內容却各有各的作用。朱子文表面上似乎是作財政上的支援，其實是用來對張學良說私話，並為他出國作布置；此外還走一些英美外交路線，不久就回去了。何應欽表面上似乎是作軍政上的支援，其實是要取張學良而代之。羅文干則是要與北平各國外交團打交道，看看風色，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針摸摸底；不久也回去了，由次長劉崇杰代替。我雖然是參謀長，但主要是供以後各方面政治上的奔走，因為蔣認為我还有些“肆應”之才，可以做“安內”的工作。專車到了徐州，不敢經天津到達北平，恐怕天津的日本兵知道了出來為難。其實日本對這些人去北平，是歡迎的。專車由徐州轉隴海路經鄭州，再轉平漢路北段到北平西站下車。大約是二月二十八日的早晨，張學良並沒有到站迎接，因為他還在黑甜鄉里起不來，派人招待。我同何應欽住在中南海的居仁堂；朱子文另有他的秘密住所。

當日下午兩點多鐘，我同何應欽去順承王府（即現在全國政協秘書處）拜訪張學良，听取前方的情況。他骨瘦如柴，病容滿面，精神頹喪。他把熱河及山海關方面的情況告訴我們，那時听他的口氣，對戰局好象還有把握。坐談久了，他就要到里面去打嗎啡針。這是我第一次和這位“少帥”見面的情形。我們每日下午都得到那里商談，我心里想：這樣的情況怎能長久相處下去。閑了沒事，也

和一些北平上层人士接触，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恐怕要誤了国家大事。

日軍于二月二十四日向热河进攻，先后占領了开魯、凌南以东各地，繼續向赤峯、建平、凌源等地进攻。热河主席湯玉麟聞赤峯、建平、凌源等地失守消息，即在承德作撤退准备：先把所有的汽車裝載他私人的财产，向古北口撤退，因而影响了前方的士气。号称险要的平泉以北承德以东的黃土梁子主要陣地也自动放弃不守。日軍既占領黃土梁子，即分兵两路：以一部南向平泉攻喜峯口，以主力西向承德攻古北口。日軍于三月四日占領承德，湯玉麟已于早一日退逃灤平。张学良聞訊大为震惊，当即下令通緝湯玉麟。张学良那时对我們曾作出要亲率王以哲等軍去恢复热河、与日本鬼子拼到底的豪語，但迫于輿論，不得不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

駐在南昌专心致力进行“围剿”紅軍的蔣介石，知道热河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即于三月六日乘飞机到汉口，改乘火車到石家庄，宋子文也同来。何应欽和我接到电报后，就先到石家庄去迎候，同行的还有山西閻錫山的代表徐永昌。蔣介石在車上召見了我們，听我們把情况报告之后，問我們对于张学良辞职的意見。蔣介石在南京早已决定要何应欽来取张学良而代之的，現在为什么还要問呢？因为对于东北軍的底子还没有摸清楚，还有些顧慮。我們說：第一、如果还託张学良干下去，不但全国輿論不滿，而且北方軍隊如山西閻錫山的軍隊，西北軍宋哲元的部队，以及商震、孙殿英等部队都会不服。我們以后就指望这些軍隊繼續抗战，中央軍是不能多調出来的。第二、张学良虽有亲率未曾作战的东北軍去收复热河与日本鬼子拼到底的表示，但以他的精神体力是做不到的；而且拼下去也不会有好結果。第三、即使准张学良辞职下野，

东北軍也不会有什么顧慮。蔣介石根据我們的报告，就决心准张学良辞职下野，由何应欽来接替。

张学良知道蔣介石来石家庄，也打电报去，想和何应欽等一同去石家庄迎候。但蔣介石还没有得到何应欽和我的报告，主意沒有打定之前，不便就与他見面，就复电說：“前方軍事吃紧，調度需人，不必就来，有必要时再約地見面。”蔣介石同我們見面商量的次日，就約张学良到保定見面。张学良先到車站迎候，蔣介石后到，在蔣介石的专車上見面，仅有宋子文一人在座。何应欽和我在另一专車上，沒有参加，怎样談的，我們都不知道。他們会谈仅仅个把鐘头，张学良就很頹喪地辞了出来。蔣介石走后，我們和张学良各乘各的专車回北平。次日张学良就发出辞职下野的通电，不日离开北平到上海去了。

三 何应欽的作战部署

何应欽繼张学良任北平軍分会代理委員長，負华北軍事的責任；我当了參謀长，都在居仁堂办公。參謀团設在府右街南口右側的大樓（即現在北京市政府地址），除由南京带来几个高参——侯成、陶鈞、徐祖詒、徐佛觀等外，其余都是东北軍的原班人馬。何委东北軍參謀长鮑文樾为軍分会办公厅主任。原任张学良參謀处处长的金元錚（前清貴胄，陸軍小学、保定軍官三期毕业）是滿洲族人，恐怕他靠不住，就加設了一个作战处，由徐祖詒任处长，也在居仁堂办公。何应欽和我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倚靠两千多年来秦始皇遗留下来的万里长城作为防御的唯一工事，想守住长城各口——独石口、古北口、喜峯口、冷口，阻止日軍进入关內。独石口方面的防务調傳作义部队担任，傳作义本

人进驻张家口。古北口方面把潰下来的东北軍王以哲等部撤下整理，而以由南方調来的中央軍徐廷瑤的十七軍(轄第二師黃杰、第二十五師關麟徵、第八十三師劉戡)担任。喜峯口方面的防务以宋哲元的第二十九軍担任。冷口方面的防务以商震所部第三十二軍担任。由长城撤下来的东北軍整理后，調北宁綫天津以东及冷口以东担任防御，同时令孙殿英部坚守多倫以东地区，作敌后的威胁，使日軍不能不有一些后顧。这是完全防御性的到处挨打的作战計劃，根本談不到进攻和收复热河、收复失地。

日本关东軍既占領了黃土梁子，即分兵一部(大約一个旅团)南下占領平泉，向喜峯口进攻。东北軍万福麟所部直潰口内，日軍先头于三月九日占領喜峯口。調往該方面增防的原西北軍二十九軍宋哲元所部主力方到达遵化，先头馮治安师黄昏后到达喜峯口。馮部乘敌人不备进行逆袭，黑夜里不用火器射击，而用大刀砍杀，用刺刀混战，杀死杀伤敌人不少，也有所虏获，把喜峯口夺回。这是长城抗战唯一的胜利。捷报传来，振奋全国的人心；大刀队的威名几乎把現代的精良火器都掩盖了。日軍遭此意外的挫折，重新部署进攻，該方面一时成为对峙的状态。

日軍主力(約一个师团以上)占領承德后，即向古北口进攻。东北軍王以哲部节节败退，企图固守古北口，等待中央軍徐廷瑤部的增援。徐廷瑤軍先头关麟徵第二十五師，于三月九日夜到达古北口城，而王以哲已被日軍击败，急于退走，十一日就把古北口关口丢了。关麟徵亲率所部增援，企图夺回古北口，不幸中弹受伤，不能达到目的，乃据守南天門陣地。黃杰的第二師到达增防后，該方面也成了对峙的状态。刘戡的八十三師也調到該方面，由參謀次长楊杰任总指揮。

这时我們觉得榆关方面防守石門寨的何柱国軍过于突出，不能不顾到冷口万一被敌人突破，敌人就可以占领迁安下灤州；喜峯口万一被敌人突破，則敌人可以占领丰潤下唐山，截断榆关方面何柱国的归路。为了縮短战綫，把何柱国軍調駐灤河西岸，破坏灤河鉄桥，依靠灤河作为防御。同时增強冷口方面的防御兵力。我們于三月二十日給何柱国撤退的命令，平津日本报纸次晨就清清楚楚地刊登了出来。这当然是由于汉奸或电报密碼洩漏出来的，可見我們作战的一切計劃敌人是清清楚楚的。国内报纸則攻击这次的撤退是受日本的要求。因此何应欽不得不向記者声明：“我軍此次对于灤东的軍事調动完全是为了战略上的关系，絕无政治上的关系。”

孙殿英所部大約有三万余人，在三月以前即进达赤峯、围場地带，支援那方面的东北义勇軍。日軍进攻热河，同时以騎兵一个旅团附飞机坦克向孙部进攻，孙部潰退多倫以东地区。何应欽原要孙固守多倫以东的山岳地带，以減輕日軍对长城进攻的压力。但孙經不起日軍的压迫，于三月上旬放弃多倫，繼續向沽源潰退。孙部軍紀极坏，沿途騷扰不堪，外間并有謠言，說孙已接受伪滿的委任，並沒有与日軍接触，就向后撤退。何应欽大为惊疑，因而对他的軍餉、給养扣而不发，他的駐平办事处处长找我訴說經過，我想这样总不是办法，于是自告奋勇，到沽源多倫前方去視察以明真相，好作处理。我乘火車到张家口，会同傅作义坐汽車向沽源前进，路經张北县与傅部的將領們見面。在沽源以北的平地脑保(蒙語，泉水的意思)碰到了孙殿英。他向我叙述經過說：“多倫在地图上虽是个大地方，但人烟稀少，給养困难，而且四面都是荒漠平沙。虽有些山，但是与南边的山完全两样，寸草不生，山勢平延，很难阻

止敌人坦克車的冲击和飞机的轰炸。即使沒有敌人到来，我这三万多人也不能久駐那里，既沒有兵站补給，又沒有积儲，一切都要就地想办法，所以軍紀太坏，事实就是这样，我是承認的。至于說我不見敌人就潰退，請部长你去看看，我那些伤兵是那里来的呢？又有人造謠說我受了滿洲国的委任，部长你知道，全国都知道，我孙殿英挖了小溥仪的祖坟，即使我去投他，他肯容我嗎？岂不是把我这麻子脑袋往刀上送？我孙殿英虽然是土匪出身，混了几十年，也还知道一些民族大义，即使至愚也知道自己与小溥仪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那些造謠的人无非是想栽我，請部长轉報何部长，并且妥为处理。我一定服从命令，絕无二心。”我心里想他后面这段話，倒是实情，他所以不投伪滿的关键就在这里。于是我答应即发欠款四十万元和面粉四万袋，并指定他在沽源、独石口、鎮岭口一带向东面北面布防，好抽出傅作义部队作为机动使用。

在这期間，北平的古物正在南运。古物在北平的有两部分：一是属故宮博物院院的，一是属于內政部古物陈列所的。当本年一月山海关失陷时，南京政府行政院決議設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并以榆关陷落平津危险，决将古物南运保存。北平各团体反对政府迁移古物，一月二十三日北平各界組織保护古物协会，通电反对南运，謂政府須全力守北平，若虑古物資敌，則华北数千万方里数千万人民应先保护，不应只顧古物等語。这个义正詞严的通电，南京政府不加理睬和反省，仍然用軍警保护运出，直到四月間尚未运完。我到北平的时候，內政部押运人員向我請示，那时我正忙于軍事，就說：“整个河北和北平正处在危险状态，守护之不暇，还有工夫顧那些东西嗎？你尽量地运，运出多少算多少吧。”有一天，我到古物陈列所去看看，那位所长問我：“部长要不要一两件东西？”我

听了很惊异地說：“所里陈列的古物，可以由长官来要的吗？可以由你送人的吗？”他听见我的话有责备的意思，就轉口說：“并不是所里已经陈列的东西，那都是頂好的編了号的。庫里还有許多次等的东西，沒有編号，沒有登賬的，拿一两件也不要紧。”其实这个弊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在那些所謂“古物保管专家”的手里，即使已经編号登記的珍品，他們也可以用假的換了出来。后来故宫盜宝案的发生，不就是这样吗？可惜我那时候对字画古董不感兴趣，不然的話，尽可以大大捞它一把。

四 在交际花家里处理軍国大事

大約是三月二十三、四号，前方比較平靜，蔣介石曾秘密来到北平。当时虽說是秘密，后来报纸也知道了。蔣来北平是听取各方的报告并作指示，在居仁堂开了一个軍事會議，各方面的高級将领都出席作了报告。古北口方面总指揮楊杰在席上大談其后退配备的战略，他要把南天門陣地（古北口以南的陣地）向后撤退到密云县以东地区，引敌人深入，而在兩側配备两个軍同时出击，一举就可以歼灭敌人的主力，长城战事就可以轉移为攻势，不致坐着挨打。他并且报告前方敌人不断增加，战事如何激烈，要求增援。何应欽素与楊杰不睦，素来都把楊杰叫作楊大炮，听了很不高兴，就說：“前方没有什么激烈战事吧！”楊杰說：“我刚才由前方回来，难道还不清楚？”何应欽就叫：“王厅长（倫）你立刻打电话去問問徐軍长（廷瑤），前方的情形怎样？”王倫打电话問徐廷瑤，回話說前方很平靜。弄得楊杰當場下不了台，滿面通紅，一言不发。不久楊杰的总指揮也撤消了，由徐廷瑤代理。楊杰从此就反对蔣介石。不过日軍增加确是事实，正在部署尚未攻击，原来是第八师团，后又增

加了第六师团一个旅和一个騎兵旅团，是由多倫方面轉移过来的。

蔣介石作了最后指示，肯定地說，要以現有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軍。会后随往西山碧云寺拜謁孙中山衣冠塚，并同何应欽、楊永泰和我在香山飯店吃了一頓不飽的晚飯，他就回南昌去了。交下一些問題，留楊永泰在北平与各方商量处理。当晚我即邀楊永泰到北平著名交际花楊惜惜家里去玩，順便同各方的代表商量处理問題。到有东北軍方面的于学忠、万福麟、鮑文樾，山西方面的徐永昌，朱哲元駐平代表蕭振瀛。楊惜惜是以前平汉鐵路局會計科王科长的小老婆，王某贪污了十几万元，死后这些錢都归了楊惜惜。她有自己的漂亮汽車，华丽的公館（綬庫胡同五号）。那里有酒、有色、有財，經常有些“要人”出入。我們这些人在那里真是烏烟瘴气，蔣介石交下来的所謂軍国要事，就是在那里商量处理的。

长城战事日形紧迫，北平也不能不有些軍事布置。我們調了一些部队布置城防，主要是东城和北城。駐軍在駐守地区，入夜是戒严的。在东城区苏州胡同一带素来是外侨尤其日侨活动的地方，他們不守駐軍的戒严令东竄西竄。駐軍哨兵要他們站住加以盘問，也是很平常的事。日本武官酒井隆也受到了哨兵的盘問。次日酒井隆就帶了两个全付武装的日本步兵要到居仁堂見何应欽当面抗議。新华門守門的宪兵要武装的日兵停在門外，請酒井隆单独进去。酒井不答应，大鬧起来。宪兵請示，何应欽也只好让他帶着武装士兵到居仁堂。会見的时候，两个武装日本兵就站在跟前。何应欽抗議他这种无礼貌的举动，他的回答是因为在北平他的生命沒有保障，因此不能不帶同武装进行自卫。何应欽問他原故，酒井就說昨天晚上被哨兵盘問，并誑言哨兵要他跪下，拿大刀想杀